



随笔漫谈

把腊味挂成一幅画

□钱续坤

每年立冬之后的双休日，只要是天气晴好，我一般都会赶回百里之外的乡下，主要原因是探望年岁已高的母亲，顺带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当然，最为感到兴奋的，就是与母亲一道晾晒那色泽光润的腊味。

我们是个大家庭，弟兄仨人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地方，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谁不嗜好那一口令人垂涎欲滴的腊味呢！加上现在的生活条件不再拮据了，母亲腌制起腊味来也不像早年那样抠抠索索，腊鸡、腊鸭、腊鹅、腊鱼、腊肉以及灌制的香肠，那真是应有尽有，并且数量可观。只要看到我们乃至孙辈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便感到十分知足，她总是笑容可掬地说道：“管吃！吃好！吃饱！”

腊味的腌制是个技术活，可这难不倒母亲，毕竟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经验，她自有“独门秘笈”；不过晾晒也马虎不得，如果遇上较长时间的雨雪天气，那腊味的口感必将大打折扣，所以母亲在立冬之后腌制腊味时，十分重视天气预报。那时不像现在通过手机即可知道未来十五天的天

气情况，唯一的渠道就是每天晚上守在黑白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如果是连续一段时间的晴好天气，母亲便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母亲所腌制的腊味以鱼类为主，父亲又是捕鱼的高手，家养的青草鲢鳊以及野生的鲤鲫鳊鳊，平时在餐桌上就屡见不鲜。腊鱼腌制的时间稍短，三五天即可，不过晾晒的方式有讲究，个体较大的青草鲢鳊，多将其切为两至三段，从背面穿上麻绳，挂在土墙的铁钉之上；个体较小的白条、鲫鱼、马口之类，直接将其摊在竹匾内，半天翻弄一回就行；鲫鱼和翘嘴的晾晒尤为特别，绝大多数是拿上一根筷子或者一节细竹，从眼部那儿直接插入，每根筷子或每节细竹可以插上六七条，两端再系上细绳，不论放在哪里晾晒都十分方便。

煦暖的冬日，阳光融融照在身上，同时也赋予腊鱼别样的“关照”。我站在自家的小院里，或环顾四周，或上下打量，觉得自

己仿佛就置身在一幅情趣盎然的画中，这幅画的主背景就是鲜香四溢的腊鱼，于是张开想象的翅膀，给这幅画取了个非常讨口彩的名字《“鱼”意“鸡”祥庆丰年》。母亲听后十分欣慰地鼓励我：“喝了点墨水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继续努力哟！”而我觉得自己就像“孔雀开屏——尾巴翘得高高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既然腊鱼是主背景，那腊鸡、腊鸭、腊鹅、腊肉等，自然只能是作为陪衬和点缀了。这并不足为奇，那时每家每户喂养的鸡鸭也为数不多，何况还得从鸡鸭的“屁股银行”里“抠蛋”来为孩子们补充营养，如果不是大年三十晚上“酬年”（敬天敬地敬祖宗的一种仪式）时需要一两只，谁家会心甘情愿地宰杀呢！所以腊鸡、腊鸭、腊鹅等就显得弥足珍贵，母亲甚至会 在它们的颈脖之处系上一根红头绳，这在萧条肃杀的冬日就显得特别喜庆。至于腊肉也捉襟见肘，其主体多为猪的五花肉，腌制时会在肉上均匀地抹上一层食盐，配上花椒、生姜、五香、大料、

桂皮等，把肉压实在器皿里或者陶缸中；经过 7 ～ 15 天的腌制，再用棕叶或者绳索串挂起来，沥干水，挂在屋檐下，那油光锃亮的色泽，那满院飘香的味道，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句台词：“这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

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也随着我们弟兄仨人为了事业而各奔东西，饱经风霜的母亲真切地知晓，经她亲手腌制的腊味，将悬挂成为季节的风铃，声声召唤我们在过年时都必须回家；然后在我们的味蕾和心尖上，生根开花，浑然天成。这时我突然顿悟，母亲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丹青妙手，她用岁月的沧桑为我们铺垫了成长的底色，她用无悔的付出为我们规划了锦绣的前程！

凡尘炊烟起，最是暖人心。你家的腊味现在可挂成了一幅画？我愿意为这幅画重新取上一个名字，叫作《此心安处即是年》……

美在民间

父亲是一名摄影师，他的相机里，总能装下生活的动人瞬间。那一帧帧画面，记录的不仅是时光印象，更是他对生命的深情。

父亲在小镇上经营着一家影楼。那天，一对特殊的新人走进店里——新娘上唇带着缺失，新郎没有左臂。父亲察觉到他们眼中的不安，微笑着迎上前，轻声安慰：“别担心，一切都会很美。”拍摄时，他耐心调整位置，让新郎轻侧身遮住缺陷，让新娘低头对视遮掩不足。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细腻的用 心。在镜头背后，他用相机捕捉到最自然

慢时光

我家有一只传统的竹编枕，用了多年，依然温润如初。枕面上，两面精致的牡丹图案交相辉映，一边暗红深沉如霞，一边翠绿清新如叶，色彩在素雅的竹纹间流淌，仿佛为平静的画布点缀了跳跃的音符。每一根竹丝的交错，都凝炼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工艺美术馆里，竹编纹样的美深深震撼着我。从殷商开始，竹编图案悄然融入人们的日常，从质朴的器物到精美的陈列，历经时光的打磨，绽放出独特 的光辉。它从几何的规则之美，演化出变幻无穷的繁复之美，线条交织如诗、如歌，散发着和谐的韵

岁月年华

临睡前的夜晚，总能看到母亲在温暖灯光下写日记的身影，她在一笔一画里，留下细腻而美好的生活瞬间。

一天，我在书橱里找书。忽然看到几本歪斜的花封面本子，好奇打开，竟发现泛黄的纸上，记录着我儿时的趣事：“下午她在玩积木，突然走过来在纸上写了数字 5。我太惊讶了，这个数字她之前一直不会写。我抱着她，她咯咯笑着……”前后翻看，几乎每个日期，都有密密麻麻的娟秀黑字，大部分关于我，也有其他开心糟心事。花面的硬面的日记本高高低低摆满了半层，挤挤挨

挨。我快速翻去，这些日记本将十几年的时光裁剪，收纳进小小的四方页面。那些过去的点滴，在母亲的记录下变成了能够看见的珍贵回忆。

小学时，每晚九点，母亲总会准时移步至我床边，开始她的日记时光。我舒服躺着，屋顶的白灯晃人眼，看着母亲娴熟地翻开本子。走笔沙沙的声音挠得我心里阵阵。她不时轻声念叨，时而停顿沉思，时而微微一笑，快速书写。我有时会说着天马行空的话，母亲回应我后便催促我快点睡，衣物摩擦本子的声音并未停歇。白灯的光晕越来越

大，“哒”一声，母亲把笔盖盖回，她起身，替我理理被子，随着地板一阵细小吱嘎的声音，她关灯离开了。母亲的日记写完了，我的一天也结束了。长大后，每当回想起那些静谧的夜晚，母亲的陪伴和她认真记录的身影都让我涌起一股安心与满足。

我时常好奇，母亲怎么能一直坚持记录。她总会笑笑说着，都成习惯了，也许啥时候能派上用场呢。直到有一天，我想破脑袋，翻遍手机，也想不起几个月前那幅画作的交稿时间。我耷拉着脑袋，抱着一丝希望去问母亲。母亲走进卧室，拿出

日记本，书页声哗哗响着。我看着母亲翻找，注意力也飞到了小小的书页间。找到大致时间页面，她的眼睛上下扫视。眼见她抬起头：“9 月 17！你当时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们画好交掉了。”我一时间雀跃起来，连连夸赞这日记本真是个百宝箱。母亲眼睛亮亮的，弯成了月牙。在与时间和俗常的拔河里，母亲认真记录着生活的点滴和我们的高光时刻。

岁月的脚步从未停歇，母亲的日记本越攒越多。她认真记录生活，那些瞬间平凡却如珍宝，满满都是她的热忱。

诗和远方

青狮潭，何时再起波澜

（组诗）

□康乔华

青狮潭考

华南第一湖
水面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的湖泊
走过一个甲子的水库

青狮潭至于青出于蓝
之于青丝以及情思
全在于湖岸四周丝丝缕缕的情丝牵挂
譬如：广西东北部桂林灵川
——一个湖泊的自传
来自于湛蓝以及一个素颜朝天
不羞涩，更无需犹抱琵琶半遮面

青狮潭不是桃花潭，它的鱼儿
它的纯净，远远超过那文字上的深千尺
一方水土不再藏着掖着
灌溉万千亩良田

面对星罗棋布的水幽函

首次放水，当视为烟波浩渺的又一次重生
让湖底轻易获得想要的干涸
仿佛西部楼兰或貌似罗布泊的另一再现
六十年难见的湖底奇观
那些弯弯曲曲，犹如湖的经络
恍若青狮潭另一器官
筑堤固坝
只为湖泊继续保持旺盛生命力

一座水库的籍贯、简历和它的曾用名
在灵川人的心里明明白白
一江一整一涧水顺势而为桂东北
谁与水的一语双关
不仅仅只为潭的库情情势请示
库水，一泻千里的酷颜小样
不为轻易抛洒，只为下一次湖泊
——宏伟壮景

青狮潭，何时再起波澜

褐红色块、延绵的土包经脉
像飘洒的丝绸之雨
润泽云天下光斑起舞的季令
一些孤烟远去
一片古旧荒凉越过时空
呈现宏阔往事

六十多年过去，村庄轮廓
田地与古桥石道从水底显露
纵横交错的版图
一种大西北的既视感
保持以往的风度
久远时光
漫开深秋扑面的暖意

干涸的地表裂纹上
一个甲子的奔波，在试图回忆
残垣断壁背后的迁徙
血脉里的故乡
依旧热血沸腾

天空下的矿区遗址

那片地层深坑与纹路
向周边弥漫开来，像抖动的画布
用橘黄色截取的图景
空旷又深邃，面对浩瀚天宇
一次次向外界讲述
一片铁矿区曾经的繁华

六十年的光景，千秋功业
带出深沉的力量
燃亮库区人迁徙后的生活
那些碎石钻机声和矿工号子
依然闪烁在冶炼史册中
熔炼前的回首
在记忆深处脱胎换骨

这片区域，库水退却后
它的黄金分割
用内心的光芒重塑和创造
每个造型都美得透骨
仿佛独立
一个庞大的西部楼兰